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吴琳

讲语文



语文出版社

还来旧菊花
松翁一凡上人画

壬午年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吴琳讲语文

吴琳 著

还来一花
松
一
花
大
人
画
于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琳讲语文 / 吴琳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8.8

(名师讲语文 / 于漪, 刘远主编)

ISBN 978-7-80241-077-0

I. 吴… II. 吴…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3814 号

吴琳讲语文

吴琳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蕙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我当教师，不能不说的故事·····	(1)
有这样一位语文教研员·····	(4)
我与恩师贾志敏先生·····	(6)
一个播种理想的人·····	(14)
初任小语教研员·····	(19)
做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知性评论者·····	(22)

我的语文理念

理想的语文课堂·····	(24)
细读文本，让我们走向高处·····	(29)
我们如何看课·····	(34)
重视“开源”，巧妙“导流”——谈“民间小吃”作文教学设计·····	(44)
发挥创意，让教材“活”起来·····	(50)
两种教法，两道风景·····	(53)
送给学生一朵“七色花”——关于王崧舟“亲情测试”作文课的讨论·····	(55)
作文评改不容轻视·····	(56)
什么是真正的尊重·····	(57)
有感于“配乐写话”·····	(59)
这个谎“撒”不得·····	(61)
感动——贾志敏作文课赏析·····	(63)
在识字中感受汉字的魅力——黄亢美识字课赏析·····	(69)

来自彼岸的一缕清风——台湾王慧芬阅读课赏析·····	(77)
最珍贵的简单——支玉恒阅读课赏析·····	(83)
抓住学法的根——薛法根作文课赏析·····	(84)
这样的“语文意识”我们有吗——王崧舟阅读课赏析·····	(85)

我的语文实践

《四个太阳》教学实录·····	(87)
《纸船和风箏》教学实录·····	(96)
看图作文指导课教学实录·····	(106)
《去年的树》教学实录·····	(120)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实录·····	(131)
《匆匆》教学实录·····	(143)
《小王子》互动研讨实录·····	(151)
《多彩的夏天》互动研讨实录·····	(159)
《詹天佑》互动研讨实录·····	(165)
《林冲棒打洪教头》互动研讨实录·····	(173)
《盘古开天地》互动研讨实录·····	(180)
《鸟岛》互动研讨实录·····	(189)
《爱如茉莉》互动研讨实录·····	(193)
《儿童阅读与儿童作文》互动研讨实录·····	(200)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07)
-------------	---------

我当教师，不能不说的故事

2000年9月3日，北京小庄医院，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告别室，郑老师安详地躺在那里，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告别仪式极其简朴，我献上的那篮插满白色百合与黄色玫瑰的花篮，就安放在他的身旁，成了他带走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由于郑老师年事已高，退休已十年有余，身边早没有了被高考学生包围的那种门庭若市的热闹。抑或是年迈的师母不想惊动更多的人，尽管郑老师一生教过的学生难计其数，可在送别的二十几人中，我却是唯一的一个。

1977年冬，我随父母从“三线”回到北京，在市郊的一所农村中学读书。当时，在这所中学任教的老师，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住城里或外省的“右派”。他们个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由于交通不便，他们中的很多人平时就住在学校里。郑学才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郑老师五十来岁，是我们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他身材矮小，面色黝黑，一口流利的英文，说中国话时略带一点湖南口音。

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句英语是“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早上好）当时，很多同学记不住发音，就用中国字在书上作标注。一个同学在“Good morning”下面写了“狗头猫眼”四个字，被郑老师发现了。他先是皱起眉头，做了个怪脸，对大家说：“难道我是这个样子？”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接着他讲了很多用汉字标注读音的坏处，随后，他教我们认识国际音标，用国际音标来准确拼读单词。当时的教材里面并没有国际音标，全是郑老师自己补充的。那以后，每周两节英语课，他都会教我们认识一些音标。不久，我们就可以在英汉辞典的帮助下，自己读好一篇课文了。

与郑老师的进一步交往是从我担任英语课代表开始的。

我从小对语言有种天生的敏感。长长的一篇英语课文，我能一字不错地、一口气读下来。初一年级有8个班，一天早上，郑老师带着我，到每个班走了一趟，让我把最难读的一篇课文读给同学们听。那时，我心里洋溢着无比的自豪与激动，对





学习英语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以后不久，我便被同学们选为英语课代表。

一天，郑老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可以参加他的课外学习小组，每天早上提前40分钟到校。

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每天一大早起床，步行两里路赶到学校。天还黑着，而郑老师的宿舍已经亮了灯，他已早早等在那里了。学习小组共8人，都是各班的英语课代表。郑老师要给我们吃点“小锅饭”。他教我们学习《广播英语初级班》教材，先让我们根据音标，把新单词自己拼读一遍，再从语音到语法详尽地讲解，甚至让我们一句一句地跟着他读课文。

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郑老师为什么要那样做。甚至二十几年后，和父母回忆起那段往事，他们也弄不明白。因为当时，我们没给学校多交过一分钱，甚至连一颗糖果也不曾给郑老师送过。

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那一年，随着国家恢复高考，城市里开办重点中学，“右派”老师被摘掉了“帽子”，纷纷调离这所农村学校。仅一个学期，学校里人走楼空，英语课也被迫取消了。因为郑老师被调到一所重点学校——日坛中学，担任高中英语教研组长。

那以后，在学生时代，我便再没有上过英语课了。然而，我深感庆幸的是，在与郑老师相处的短短的一年里，他却给了我受用一生的自学能力，我因此得以跟着广播电台，读完了《广播英语中级班》直至高级班的所有课程。

在没有英语课的日子里，维系我自学的力量，便是郑老师每周一封必来的信。那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随着我学习水平的提高，他不断增加信的难度。有时，为了读懂他的信，我不得不去翻字典。他也要求我用英文回他的信。我的每一封信他都用红笔详细地批改过再寄还给我。有时，信中还加着一张日坛中学的考试卷，他限我在指定时间内做好后再寄还给他，并像报纸上举办作品大赛那样，注明“以邮戳为准”。

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中考前夕，郑老师从城里蹬着自行车，行程两个半小时，来到当时我在郊区的家。他和我爸爸妈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希望他们能让我报考外语学校，将来考取外语学院。他说：“这孩子发音很准，声音又好，将来可以做英语播音员。”或许，“英语播音员”对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来说，遥远得难以置信。当时，一家五口，七十几元的生活费，也让父母无法承受外语学校每月二十几元的费用。郑老师的努力没有成功，我为此哭了好几天，终以全校总分第二，女生第一的优异成绩，按照父母的意愿，进了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的日子，起初我并不开心。师范学校不开英语课，我便每天抱着收音机听英文广播，看当时为数不多的英文小说。每到周末，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常常住在学校，为的是第二天乘车去郑老师兼课的一个成人学校，听他用英文讲



圣经故事。

每次听课后，郑老师总是推着自行车陪我走到车站。有时，谈到感兴趣的话题，他就陪我在路边的公园坐一会儿。那时，他总是说，其实我很适合做教师。有一段时间，他还介绍我给一个小女孩做英语家教，帮我寻找做老师的感觉。

郑老师是个孤儿，从小在洋人的孤儿院里长大，在香港读完了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报国热情回到大陆教书。后被认为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特务”，几经审查，又被打成右派，受尽屈辱，身体也被搞垮了，得了严重的肝病。1978年落实政策以后，他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还应当当年老同学之邀，赴美国的大学讲学。

在刚刚退休的那段日子，他的家里挤满了求他帮助辅导的高三学生，有时，我去看望他，要等好久才能见他一面。每次见到我，他总要留我吃饭，好多一些时间和我聊天。记得在他病重的日子里，还多次对我说，他很想学电脑，只是眼睛看不清楚了。他还想学习上网，发E-mail，因为寄一封信到美国要十几天，而E-mail只需几秒钟。有时，为了给美国的朋友寄信，他会把信寄给我，再由我转发一份E-mail。

长期的肝病最终使他不能外出了，只能在室中移步。三年未出家门的他，一直惦记着我。每次去看他，他都握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用英文和我讲话。一次，他把两本发黄的英汉辞典送给我，说自己留着它已经没用了，或许对我还有用场。那一次，我哭了。我和爱人一起抱着他走下楼梯，坐进我们新买的轿车里，想让他看看变化了的北京城。但没多久，他便累了，睡着了。师母说，他该休息了。

记得在初为人师的日子里，郑老师曾对我约法三章，那是连父母也不曾管的事。第一，继续读书，勤工俭学上大学；第二，23岁前不许搞对象；第三，补习英语，出国深造。前两条我都做到了，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终究做了语文老师，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对我的第三个期盼。如果半年也算得上“留学”的话，2001年，在郑老师去世以后的那一年，我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那一年，我终有机会赴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学习语言，在半年的留学生活中，每当与外国友人无障碍沟通，我都会想起恩师郑学才先生对我的培养。至今，他写给我的一封封英文信件，还与他翻译的《圣经故事》一起，被我珍藏着。

又一个教师节要来临了。秋天，是思念的日子。我知道，每当这一天，他在天堂里都会收到很多百合花，愿这篇拙劣的小文伴着百合的幽香，一起飘落他的身旁。



有这样一位语文教研员

每当看到这张十几年前的老照片，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刘炳鑫老师手扶护栏，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楼梯，脸上永远挂着慈爱的笑容。

或许，退休后远居澳洲的他早已记不得我的名字了，因为没有人能数得清被他指导过的青年教师有多少。然而，他却像一盏灯，多年来，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从来不曾熄灭过。以至于如今，我也成为一名教研员时，这盏灯都会在心里时刻提醒着我：做一颗铺路石，为更多的青年教师创造成长的机会，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1986年，21岁的我被学区推荐，参加北京市朝阳区中青年教师语文课堂教学大赛，执教《看月食》。那次比赛要求上三课时，讲完一课书。在二十几名选手长达一个星期的角逐中，我终获一等奖，是7名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现在想想，那个一等奖，不过是凭着年轻和天赋，在老教师的指导下一遍遍演练、模仿的结果。至于对教材的理解和教学方法的把握，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然而，我刚刚走下讲台，一位胖胖的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就走到我身边，一边说“真不错”，一边问我能不能每周参加一次中心教研组活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心教研组”是什么，只见我的校长跑过来对老教师笑脸相迎，连说“没问题，没问题”，还嗔怪我说：“还不快谢谢刘老师，这是咱们区里的教研员，语文教学专家！”我恭敬地谢过刘老师，也便从那天开始，我成了刘炳鑫老师中心教研组的一名成员。

“中心教研组”是一个负责指导和组织全区教研活动的备课组，由教研员在全区二百多所学校里选拔出的骨干教师组成，这些骨干教师也称兼职教研员。最初，刘炳鑫老师对我说：“你现在做兼职教研员还不够格，就在组里旁听，想发言的时候也可以发言。”

那时，我在首都机场第一小学任教，这所民航子弟小学在行政上属朝阳区管辖，但地域已属京郊顺义县。从学校到市区参加一次教研活动，乘公交车往返要五个多小时。那时，每星期半天的中心教研组活动，成了我一周工作中一件重要的事。

每次活动归来，我都如获至宝般地反复咀嚼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并现学现卖到自己的课堂里去。而后，再带着新的问题和困惑，欣然期待着下一次活动。

在中心教研组里，我结识了几位朝阳区优秀的语文教师。他们对教材的深度挖掘，对某个教学环节的反复推敲、研磨，都是我从来不曾领略的。我渐渐明白，当好一个语文教师，上好一堂语文课，绝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热爱”，更要有深厚



的知识修养、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每当回想起在中心教研组见习的那段日子，我都从内心深处感激刘炳鑫老师。他把我领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百花园，隔着绕满牵牛花的藩篱，让我看到了花园中璀璨的花影，闻到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花香。也就从那时起，我便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走进去，为这花园增添一抹绚丽的亮色。

记得我第一次承担区级研究课，刘炳鑫老师从市区赶到机场一小听我试教，帮助我一遍遍调整教案。至今仍记得，我执教《林海》一课，课文中有“云横秦岭”一句，我设计了随手画出简笔画的教学环节，帮助学生体会“大兴安岭的温柔”。刘老师却不急于评价，而是让我查阅“云横秦岭”一句的出处和老舍先生创作《林海》的时代背景。后来，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知道“云横秦岭”出自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原句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韩愈被贬潮州，走到蓝关时写的。诗人表达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豪情，也陈述了自己因为忠心耿耿而获罪的沉郁。而老舍先生创作《林海》时值20世纪50年代初，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不久，当时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望，正使他兴奋不已，创作热情高涨，满怀激情地表达对“今天”的热爱与歌颂。眼中的景色与心中的激情融为一体，流泻于老舍先生的笔端。在对这些背景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再读《林海》，再去体会“大兴安岭的温柔”，果然透过美景感受到了作者一种内心的喜悦。对教材的理解，也有了深度。

在刘老师的指点下，我学习着备课，学习着咀嚼教材、品味语言，渐渐对语文有了感觉，课也越上越成熟。

后来，我在区里承担的各种教学研究课越来越多，刘老师也频繁地到我的学校听课指导。那天，我从三楼教室到底楼的办公室，在楼梯上正巧遇到刘老师。只见他扶着栏杆，一步一挪，艰难地移着步子，我惊讶地奔下去扶他，才知他中风未愈，此次是专程来听我的“随堂课”。

那天，我上的是《草地夜行》，在讲到老红军身陷泥潭，却用肩膀猛地一“顶”，把背上的小红军“甩”到安全地带，自己却“没了顶”时，我哽咽了，孩子们也落泪了。一起听课的校长、主任在课后都说我上得太投入了，望着一脸欣慰笑容的刘老师，我知道，自己更是触景生情，为刘老师对我的关爱深深地感动了。

1990年，我代表朝阳区参加北京市青年教师阅读课教学竞赛，执教《穷人》。刘老师拖着已半身不遂的身体，一次次乘车来到机场一小，和我一起备课，听试讲。那次比赛，我得了优秀奖（一等奖），也因此获得“朝阳区百名优秀青年教师”“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并于1991年成为北京市首批语文骨干教师，被选送到市里参加学习。

一轮毕业班教过，我转教高年级，而刘老师担任中年级教研工作。那时，我已

成为一名正式的兼职教研员，却一直未能再与刘老师同在一个中心教研组，未能再得到刘老师手把手的帮助和指导。

时光荏苒，刘老师退休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首都机场送他女儿一家去澳洲定居。那天，我请朋友帮忙，为他们办好了一切出关手续。交谈中，我感到刘老师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因退休而失落，他心静如水，对一切功名利禄看得都很淡泊，老年生活过得幸福、平静。

后来，刘老师和夫人也去澳洲定居了，住在墨尔本。2001年我在布里斯本读书，未能联络到他，失去了一次异国相见的机会。

我与恩师贾志敏先生

1997年的春天，我随北京的一个校长考察团到上海参观学习。在浦明师范附属小学的校园里，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贾老师，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贾老师彬彬有礼、儒雅大方，那稳重、深沉，却又和蔼、亲切的形象，让我感觉那么熟悉，仿佛那正是自己心中长久以来所期待的教师的完美形象。他笑容可掬，一谈起教育，便滔滔不绝。我们随他漫步校园，欣赏他独具匠心的“处处皆教育”的校园设计，听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来宾介绍他的学校并深入浅出地阐述自己的教学及管理思想，对他的敬意、爱戴便油然而生。当贾校长在回答大家的提问中不经意谈起自己最初从教的坎坷经历时，竟是那样平静。

解放初期，因父亲的一桩错案而戴上“反革命子女”帽子的贾老师，上学无路，求职无门，为谋生，做起了代课教师。在那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家庭出身不好，足以使人受尽屈辱。谈话中，贾老师讲了这样一件事：

“文革”中，他最终失去了教书的权利，每天的工作是冲洗厕所和接受批斗。一位老师给一年级二百多个孩子上公开课，学生席地而坐，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雄文四卷”的首篇首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读过这个句子之后，执教老师问：

“什么叫敌人？”

学生答：“敌人就是坏人。”

老师又问：“谁是坏人？”

学生答“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坐山雕、刁德一”等等。于是，老师又问：



“这些敌人你们见过吗？”

学生齐答：“见过！”

“在哪儿见的？”

“电影里边。”

老师说：“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今天，我给你们看一个真的敌人！”

于是，贾老师被按着头，反剪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一时间，礼堂里群情激昂，“打倒反革命贾志敏”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讲到这里，贾老师沉默了，他深邃的目光中分明透出无边的忧郁，沉思中，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这些孩子是属猪的，今年该三十八九岁了，也该步入中年了。”

听了这最后一句话，我的心被震撼了。那是怎样屈辱的一幕啊！人的尊严丧失殆尽，而贾老师，这不堪回首的记忆分明使他的心在滴血，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难以愈合的伤痛，却全是为了这些年幼无知的孩子，全然没有他自己！或许他已记不清自己怎样被“革命群众”和“红小兵”簇拥着，从一楼爬到四楼，怎样被墨汁涂满衣襟，怎样被鼻涕口水洒得满头满脸，他却清清楚楚地记着这班学生的年龄，几十年过去，他至今还为他们牵肠挂肚，他担心当年那一幕，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打下沉重的烙印：原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这样被污辱、被摧残、被践踏的！这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怎样的一种思想境界啊，在贾老师看来，在那个病态的时代，他个人身心所受的摧残，远无法与一代年轻人心中被播下“恶”的种子更可悲。贾老师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他对学生的爱对教育的那份痴心，犹如夏夜的星空，深邃、幽远、无边无际。

记得那一天，在我们的要求下，贾老师上了一堂示范课，与其说听课，倒不如说得到了一次艺术的享受。且不说他的课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学生积极活跃、兴趣盎然，短短40分钟，课堂高潮迭起，异彩纷呈，单是作为一校之长，不用任何准备，随时能够走进课堂，并上出如此精彩的课，就足见他的教学功底以及教学艺术的炉火纯青。

课后，我们参观了教学楼，我发现每间教室前都有“教师简介”，上面写有教师的姓名、年龄、工作业绩以及教师的座右铭。贾老师介绍说，这是“挂牌上岗”。好一个“挂牌上岗”，它像一把无形的尺子，要量出教育者一天的贡献，使教育者如果有一刻少使了一把劲，就会觉得脸上热辣辣地红。从这块小小的简介牌，我看到了浦师附小教师的精神风貌，也看到了贾校长的自信、创新和胆略。

那天，我悄悄跟在贾校长身后，心中涌动着第一次登上讲台时的那种冲动。我想：做贾老师的学生很幸福，做“浦明”的教师很幸运。

后来，我把自己的上海之行，把对浦明师范附属小学和对贾校长的印象讲给北

京的老师们听，并在管理岗位上努力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多少个夜晚，我坐在灯下，静静地读着他的著作。那朴素、平实的语言，就像一溪清泉，轻轻流入心底，融化着我的一个个困惑。我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收集他的教育文章、教学录像和各种媒体有关他的报道，了解他的教学动态和管理经验，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方向，以追赶他的脚步。这期间，贾老师的学识修养、道德文章、教学艺术、人格魅力，就像一盏指路明灯，引领着我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2001年，我从教学管理岗位走上教研之路，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听到贾校长上课、做教学报告。每一次听他的课，都使我如饮甘霖，如沐春风。

一个六十开外的长者教一年级的小孩子学习母语是那样情趣盎然。

在《两个名字》的教学中，贾老师为了迁移课文“我有……你也有……哈哈，我们都有……”这一表达形式，信步走到学生中间，把语言训练蕴于口语交际之中。

“你好，我有一支铅笔。”贾老师主动和一位小朋友握手，并举起一支铅笔。

“您好，我也有一支铅笔。”小朋友高兴地站起来，也举起自己的铅笔。

接着，贾老师亲切地示意这位小朋友和自己一起说：“哈哈，我们都有一支铅笔！”

“你好，我有一副眼镜。”贾老师又走到一位戴眼镜的小朋友跟前，并取下自己的眼镜，高高举起。

显然，这样打招呼令小朋友有些意外，但这位小朋友迅速做出反应，认真地取下自己的眼镜，学着贾老师的样子：“您好，我也有一副眼镜。”“哈哈，我们都有一副眼镜！”

轻松愉快的对话，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大家纷纷争着和贾老师对话。这时，贾老师却让小朋友先说，自己后答，不知不觉中使对话增加了难度。孩子们一个个跃跃欲试，被激活的思维犹如潮水冲出闸门。而贾老师，却俨然一位挥洒自如的弄潮儿，以他超人的教学智慧，尽显神功：

生：“您好！我有一件衣服。”

师：（摇摇头）“一件衣服有什么稀奇的？”

生顿悟：“我有一件漂亮的衣服。”

师：（高兴地）“我也有一件漂亮的衣服。”

合：“哈哈，我们都有一件漂亮的衣服！”

生：“您好！我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师：（犹豫片刻）“你好！我也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合：“哈哈，我们都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师：“不过，老师的头发是染黑的。老师头发白了还没有什么成就，你们可要努力呀！”

不一会儿，全班三十几个孩子，差不多人人都说了一次。这时，贾老师又说：



“你们能不能说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教室里静极了，但却可以感觉到无数思想的小溪在流淌、在跳跃，并腾起一朵朵美丽的浪花。

突然一只小手高高举起。

生：“您好！我有一颗爱心。”

师：（激动地竖起拇指，并深情地）“你好！我也有一颗爱心。”

合：（快乐地）“哈哈，我们都有一颗爱心！”

生：“您好！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师：（与学生双手相握，并激动地）“你好！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合：“哈哈，我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贾老师对学生的训练却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平淡到饱含真情，他是那样循循善诱，润物无声。孩子们越说越好，时时妙语连珠，神采飞扬。贾老师边演边导，巧妙促进，却活动有声，教育无痕。

贾老师也是一个具有非凡亲和力的慈爱的长者，他有着丰富的激励性言语，听来亲切舒服，足以使孩子们兴致勃勃：“真不错，你人长得漂亮，读得更漂亮！”“你的声音真好听，长大了一定能当个播音员！”这激动人心的评价，怎不让学生深受感动和鼓舞，进而热情高涨，跃跃欲试？贾老师更有变幻无穷的激励性动作：摸摸头，握握手，捏捏鼻子……有一次，一个学生在朗读“我有两个名字”时拿腔拿调，贾老师一遍一遍地纠正，当这个学生因连续六次不能纠正自己的读音而满眼泪花时，贾老师充满信任地让他再读一遍。那时的贾老师，似乎比学生还紧张。他静静地立在学生身边，俯下身子，递过无比信赖与鼓励的目光，然后侧耳倾听，仿佛在品味一首美妙的乐曲。当这个学生终于在第七次读成功时，贾老师激动地把他抱了起来，这是对孩子多么崇高的赞赏，赞赏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对自己的超越，当时整个听课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贾老师一直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特级教师到你家”做指导作文的现场直播节目。我曾请朋友帮忙，把节目录下来，带到北京，一遍遍欣赏，贾老师真是太神奇了，他一边听小朋友读作文，一边点拨、修改。他的评析是那样准确、到位、生动、精彩，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常常迸射出无数的思想火花。这不由使我想起贾老师的作文教学。贾老师的“素描作文”别具一格。他让学生在校园里观察，在活动中作文。学生作文后，贾老师的即兴评析更是“一绝”。记得他上《校园一角》一课时，一位学生起来读自己的作文：“……同学们都喜欢在喷水池前欣赏美景，交谈玩乐……”乍听，这话很通顺，也简练。但贾老师“居然”听出了毛病：“‘同学们’改成‘我们’，这样一改，把‘我’也放进去了。前边交代过喷水池呈梅花形，因此，没有前后左右之分了，得将‘前’改成‘边’；‘欣赏美景、交谈玩乐’改成‘逗留、



交谈、玩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做出这样精彩的点评，让我真正领略到语言大师的功力，也使我深刻感受到贾老师教学艺术的博大精深。

贾老师的作文教学，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已风靡大江南北，直至今日，在新课程理念下，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此，吴立岗教授和周一贯老先生曾有过高度的评价。记得 2004 年在上海召开的“贾志敏教学思想研讨会”上，周一贯老师这样概括贾老师的教学艺术，他说：

社会的写作生活，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自由写作”，一种是“规则写作”。好的作文教学，应同时包含这两个要素，既要有“规则写作”的导引又要有“自由写作”的激发。贾老师是把“自由写作”和“规则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来分析贾老师的作文教学艺术。老子有句话，叫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思维方法。道生一，生了一个作文教学；一生二，作文教学生出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自由写作”，一个是“规则写作”，用自由写作激发生命活力，用规则写作提升语言的把握能力；那么，贾志敏老师的作文课是二生三，即由“自由写作”和“规则写作”再生出中间的一个路线，就是“自由写作与规则写作的有机结合”；我们的作文教学就是要由这个三——“自由写作”“规则写作”“自由写作与规则写作的有机结合”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作文教学的模式和各种各样的作文教学的思路，即三生万物。

或许，教育评论家的概括有些深奥，在我看来，贾老师其实是把作文当成一种“游戏”，一种人人都可以玩的“智力游戏”。多年来，他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和一颗不泯的童心，一直和孩子们一起快乐地玩着这个充满童心、童趣的永远年轻的游戏。

一年暑假，我来到上海，跟随贾老师去上海郊区川沙的一个少年宫，听他给郊区的小朋友上作文训练课。路上，我问贾老师准备讲些什么，贾老师却说：“我还不知道那里的孩子们有什么需要。”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却想：难道贾老师没有备课？暗暗觉得贾老师似乎有点不负责任。

进了礼堂，一百多名学生，早已黑压压地坐好，等在那里了。只见贾老师三句两句和学生聊了聊天：都从哪儿来的？几年级的？大体了解了学生的程度。

然后，他说：“我们今天学习‘怎样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们能做笔记吗？”之后便一句一句地讲起来。他每句话讲两遍，让学生记下来。讲完之后，请三位同学朗读自己的笔记，评谁听得准，写得全，读得好。我坐在学生后面听课，心想：该不是贾老师有意消磨时间，给自己一个权宜之机吧。

这时，贾老师说：“请你们听个故事，我说两遍，听完了再写。”尽管相比刚才有些难度，我觉得也不过是听写，还是没有教学生怎么写作文。这样想着，也便没有做什么笔记。等贾老师把一个百余字的小故事说完两遍之后，我漫不经心地和学